

从头审视龙年岁月 思索过去
呼唤国人危机意识 展望未来

曹祥国、赖文毅 选编

龙年之灾



DZ91/07

龙 年 之 灾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当代报告文学
丛书

曹祥国 赖文毅 编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0108

1180108

责任编辑，陈 红

书名 龙年之灾

作者 金平等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1989年5月第一版

开本 787 × 1092 1 / 32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 · 25

印数 1—34,650册

字数250千

ISBN 7—5411—0446—9 / 1 · 411

定价：2.95元

内 容 提 要

DZ91 / 07

本书收选反映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六篇。作者怀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满腔激情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描绘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阐发忧国忧民的改革方略，反映扑朔迷离的时代折光，有益于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激发热爱祖国之情，并引起对时代的深思与反省。

目 录

卫 东	
人口大爆炸.....	1
张 敏	
文明在断裂.....	41
金 平	
龙年之灾.....	81
陈晓轩	
集 歌.....	193
中 跃 贝 奇	
麻将狂飙.....	222

人口大爆炸

• 卫 东 •

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

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不
是从祖先手中继承下来的，而是
从子孙后代那里借用的。

——今日世界流行的一句格言

序 章 历史的警钟

或许是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太令人向往了，以至今天，每轻轻撕下一页日历全世界便有22万婴儿争先恐后地涌到已十分拥挤的世上。

1987年7月11日，我们的地球母亲依然在它的轨道上默默地运行着。潮涨、潮落，日出、日沉。一切都如它所度过的漫长岁月。然而，整个人类却在这一天庄重迎来了它繁衍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的剪彩仪式是由一名在南斯拉夫萨格勒

布市取得永久居住权的婴儿马泰伊·加斯帕尔主持的！他的第一声啼哭所以被当成了这个重大剪彩仪式的致辞，是因为煞费苦心的联合国文教组织官员通过程序复杂的计算确定，他的到来，标志着世界第50亿个居民的诞生！

50亿，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简直近乎于天文数字！难道不是吗？自从上帝让亚当和夏娃婚配以后，直到1830年的100多万年间，我们的祖先历经沧桑，才好不容易繁衍到了10亿；到了1930年，增加了第二个10亿，100年等于100万年，在人类自身的生产上，我们的前辈开始插上翅膀了。以后，她便如大鹏展翅，分别以30年、15年的间隔迅速把人类的总数推上了30亿和40亿两级高高的台阶！接着，第5个10亿的记录被进一步刷新，较之第4个10亿又缩短了3年。据人口学家测算，今后每增加10亿人口只需要10年了！

谁说只有方块的汉字才是象形文字呢？其实，阿拉伯数字更容易使人产生形象的联想，尽管这联想并不一定使人感到轻松。

——5000000000！

如果出一道智力测验题：说出“0”的各种象形物。那么，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一定会联想得出：那一串“0”象无数只盛饭的器皿，叮叮当地涌向了正在成熟或日趋枯萎的麦田；那一串“0”象一串密密扣结的锁链，洒脱的地球也将被缠得放慢自转。

啊！请不要把这一联想归结为诗人的浪漫与夸张吧。

人类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繁衍，无疑是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制造了愈来愈多的困境。

——占世界总人口数一半的26亿人正处于生活条件恶化或正走向恶化的危险之中，发展的经济被日益增加的人口所吞噬，在人口加速发展的非洲，人均粮食产量正在从157公斤下降到150公斤，比西欧的人均粮食产量低了351公斤。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关于西非7国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这7国居住着3100多万人，远远超过世界银行估计燃料供应所能承受的2100万人。住房日趋紧张。世界上大约有1/4的人口居住条件甚为拥挤，至少一亿人露宿街头。

——日益增长的人口竞相争夺正在减少的有限资源。以土地为例，世界耕地面积约为225亿亩。1830年人均22.5亩，但到1986年人均只有5.1亩，到2110年将减少到人均2.25亩。此外，象水以及煤、铁、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有限，由于人口增长加快，开发量也急剧扩大。因此，不少人担心“资源枯竭”。

——膨胀的人口加重了环境的污染，影响了生态平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森林正在失去调节大自然与人类生存关系的作用。人口膨胀加剧了工业、建材对森林的需要。目前，世界森林面积已从史初的76亿公顷减少到目前的28亿公顷。大气污染、噪音、水土流失等公害正在向人类施加威力。以日本为例，环境污染使男子的精子遭到损害 畸胎率由1972年的0.753%上升到1%，这不能不使人预感这是“人对人报复”的开始。

在今天，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人口问题更突出地摆在人类的面前，人类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完成人口的转变，要么陷入人口陷阱。

于是，人类向自身亮出了“黄牌”！

小加斯帕尔出生的那一天，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50亿人口日”，以提请世界有识之士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产生的种种难题。同一个时间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均未筑成藩篱，各国政府分别以不同的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共同分担着人口激增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忧虑。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了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所赠送的人口时钟。当万里副总理从联合国驻华代表孙雷斌手中接过时钟时，全场掌声雷鸣。

掌声，意味着什么呢？

——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中华民族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在控制人口发展进程中的责任。她将时刻让人口警钟在耳畔长鸣，以新的态势注视和迎接“世界人口50亿日”这一历史的挑战！

第一章 现实的鸣响

环保记者的见闻

一辆乳白色的解放牌大轿车在兰州通往拉萨的路上

行驶着。《中国环境报》记者蒋选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凝视着窗外。他约摸20多岁，身材清瘦，戴一副眼镜，镜片后的双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愁云，和那张年轻的脸似乎不大协调。

他本来是打算从成都入藏的。结果没走成。公路塌方，川藏线整个给堵死了！据说，川藏公路管理局年年召集专家讨论如何保护公路，年年拨款出人对公路进行抢修、疏通；可公路仍旧年年塌方，交通年年受阻！他问四川省环保局的一位干部：怎么搞的嘛，难道就不能想个办法彻底根治一下？人家不解地望着他，仿佛面对着那个大西洋底跑出来兜风的麦克：“啥子怎么搞的嘛，公路一修通，人就象洪水一样涌进去了，靠山吃山，公路两边的山都砍成了光光头！”哎，也是。山上的树木被砍伐一空，雨季一来，沙石俱下，路不堵死才怪哩！

这条兰州到西藏的公路倒没有被堵死，两边没有山，一马平川。不过，车走了快三个小时了，车窗外除了一望无际的鹅卵石以外，想看到一只飞鸟都难。干旱至极，一片不毛之地！早先，这里并不是这个样子。人多了，要烧柴、要吃饭，于是开荒种地，烧树取暖，到最后，连草根都烧光了，能不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吗？这种惨状又何止于此？我国原来水土流失面积不过116万平方公里，解放后还治理了40万平方公里，但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为增加，于是拼命向土地要粮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滥垦草原，结

果大量易遭风、雨侵蚀的土地失去了植被的天然屏障。水土流失面积迅速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6。远古时，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本是森林茂密、沃野千顷的富饶之乡，打开欧亚贸易大门的著名丝绸之路也是通过这里伸向远方。可是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人们开始毁林开荒，引水灌溉，植物被破坏，水系被搞乱，当年的千里沃野变为今天的一片赤地。丝绸之路上叮当悦耳的商队驼铃成了历史的回响，只有考古学家和探险队员才偶尔踏上这死寂恐怖的荒野。仅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年水土流失量即达26亿吨，而这些流失的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钾肥，相当于目前全国化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以致国外学者惊呼：黄河、长江的水土流失为“中国的大动脉出血”！

小蒋收回了目光，把头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上了眼睛。他实在没有勇气向窗外张望了。“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但愿诗人的浪漫不要在我们的国土上进一步成为现实。

倏地，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另一幅画面：

山坡上垒着一座简陋的窑，顺着山坡的走向有一条躺倒的烟筒，烟筒的顶端是个碉堡形状的小房子。然后，农民们把就地采出的硫磺矿石堆在里边，点火一烧，刺鼻的浓烟就象一条恶龙在烟筒里奔腾咆哮。到顶端时，烟冷却了，渐渐地，在小房子的墙壁上积下一层层硫磺，十天半个月，农民便进去用刀子刮一次。

这是他亲眼见到的四川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土法炼

硫磺的情景。

在《中国环境报》，他是分管乡镇企业报道的。我国农村，地少人多，约有1/3的剩余劳动力。到1984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1个亿。这些剩余劳动力要吃饭，大批乡镇企业便应运而生了。仅无锡市，每天平均就要给三个乡镇企业发“准生证”。国务院专门做出过规定，乡镇企业不准从事小化工、小化肥、土法炼焦等污染环境的生产项目。可实际上有近一半的乡镇企业还在干；他们缺资金、缺技术，又急等着钱养家糊口，只好从事这种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低、收益大的生产项目。

“你们这样干，岂不愧见前人，羞对来者吗？”

那天，小面包车在离硫磺窑几十米的地方停下了。车门打开，一股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小蒋下意识地用手绢捂住了鼻子，弯腰下车，向守候在车旁的一个中年汉子冲口而出。

40多岁的硫磺厂厂长没有听懂小蒋这两句文绉绉的话，却从他被痛苦扭曲了的脸上弄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啥法子哟！民以食为天，总要想办法填饱肚皮嘛！”

吃饭！吃饭！总不能饮鸩止渴吧！

伦敦、纽约、西德鲁尔区数十起烟雾事件使多少老人小孩猝然而死；日本大阪、长崎、横滨，美国纽约等地，石油化工废气和金属粉尘污染大气事件，又使多少人患哮喘、肺气肿、支气管炎；德里、宾夕法尼亚、意

大利暴发的肝炎病，西德汉诺、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流行的伤寒和肠道传染病，几乎无一不与空气污染有关。而眼前这些炼磺的农民一个个双目无神，面黄肌瘦，周围几十里，寸草不生，飞鸟不度，难道不是硫磺毒气造下的罪孽吗？

汽车猛地一颠，小蒋的头被重重地磕了一下。他揉了揉被磕痛了的后脑勺，一个想法形成了：回去后向总编辑建议，搞一组论人口激增给生态和环境带来损害的系列报道。人们，珍惜养育了自己的地球母亲吧！

丽丽姑娘的心事

苗丽丽实在不愿意踏进家门！

她所在的北京机床厂离家不过四站地，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了。可是，路过自己所住的胡同时，她只迟疑了一下，就又上了东西长安街，沿南河沿来到了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

在拥挤的北京城，这里算得上一处闹中求静的“世外桃源”。一连几天了，下了班她总要来这里静静地坐一会儿。现在，这里的蓝天、水面、垂柳、空气都属于她了。她要让负荷过重的思想轻松下来，尽情地享受一下大自然无私的馈赠。

家，生养了自己的家，什么时候变得陌生了呢？

先是爸妈把一个个陌生的男子领到自己的面前，后来，大弟和未来的弟媳也加入了说媒的行列。当她和他们因为缺乏心灵的感应各自走开后，虽未及冬日，小屋

里的温度计却急剧下降，渐趋向于“零”——水与冰的临界点。

妈妈长吁短叹，脸上常“阴，有小雨”。大弟故意把门、锅、盆摔得叮当响，时不时地还来上一句：

“姐，你该不是心理变态了吧！”

也难怪，一间半小屋，总共不到15平方米，却有6个人对它拥有主权：父母、自己和三个弟弟。父母住一间，自己住半间，三个弟弟则被赶进一间自搭的冬冷夏热的小棚子，小棚子太小了，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三屉桌。睡觉时，三个弟弟要横着睡，不然睡不下，三屉桌的抽屉还得卸掉，为的是能把双脚伸进去。

大弟28岁了，理所当然地要结婚，可是没有房子。单位倒是排上号了，但到1995年以后才可望解决。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一个：爹妈屈居半间，9平方米的大间用做新房。而她——成了多余的人。

“你姐怎么还赖着不走！想在家养老是不？”

那天她回家，听到从小棚子里传出弟媳的抱怨。

她能说什么呢？回到仅能容身的半间小屋，她颓然倒在床上，欲哭无泪，欲骂无声！

妈妈进来了，悄悄坐在她的床头，话未出口先长叹一声：“咳，我又去找房管所的张管理员了。”

她不愿意听妈妈唠叨，不听她也知道妈妈要唠叨什么：“张管理员说了，实在是没房，象你们这样的住房困难户，北京有40多万家呢；连陈希同都没咒念，你要我有什么法子！”

唉，北京的房子都哪去了呢？仅从1979年到1983年，北京每年新建的住宅面积即达428万平方米4年的总和已经超过了解放时的一个老北京。前三门，上百幢高层居民楼鳞次栉比；左家庄、团结湖、垂杨柳、劲松等居民小区也相继建成。可是，您走进北京的大杂院里瞅瞅吧，仍有那么多住户老少三代栖身一室，仍有那么多新婚夫妇在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幸存下来的地震棚里度过花烛之夜；仍有那么多人为了分得一间房子吵闹不休甚至大打出手……。绝对数上，房子的总面积确实多了，可是，这30年间，北京的人口由200多万一跃而为近1000万；城区人口则从100多万激增至近600万！人口增长象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房屋建筑呢？相对于人口增长象驮着硬壳的蜗牛……

家太小了，她觉得憋闷。而这里的天地才是广阔的——不必畏惧大弟白眼，不必倾听父母的哀叹，不必窥测准弟媳的脸色！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牵动她每天都到这来呢？

她说不清，好象于冥冥之中期待着一次如同小说里描写的奇遇：一个风度潇洒的小伙子走过来了，用带有胸腔共鸣的男中音问：“我可以在这坐吗？”

你当然会兴奋地点头，尽管脸上罩上了红晕。

小伙子用多情的目光望着你：“你好象有心事？”

哎呀，你应该摇头呢？还是点头？

小伙子是聪明的，他的这句话只是一个铺垫，如同京戏中的过门，并不需要你的回答，只要有一个会心的微

笑，一瞥深情的眼光就足够了。

于是，你向他敞开了自己思想的闸门……

分手了，自然是小伙子说出那句你所期待了的话：

“下次，我们在哪儿见面？”

“还是这儿吧！我喜欢。”你说。

小伙子笑了，转身正待挥手告别，你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追上去小声问：

“你家有房吗？”

哎呀！这有多俗，但愿他理解……

规划处长的苦衷

“叮铃铃！”电话铃响个不停。

北京市规划局市区规划处处长陈炳耀抓过听筒，侧头夹在颚下，腾出右手在别人送来的一份占地规划上小心翼翼地签了字。然后才对着话筒“喂”了一声。

“陈处长吗？我是……”

听声音，他知道又是市教育局的那个老伙计，便说：“崇文区的三所小学可以将平房改建成二层，告诉你，这还是市府特批的，批文就在我这里。其它那一百多所，还不行……”

说罢，“啪”地挂上了话筒。每天他要接很多类似的电话，而且，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好象谁的肚子里都有倒不完的苦水。如果不当机立断，这个马拉松式的电话不知道会打到猴年马月呢！

“陈处长，你关照关照吧！”譬如教育局那老伙

计，一见面就磕头作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似乎都装满了委屈和焦虑。一笑，简直比哭还让人难受。“如果北京市不将现在的中小学扩建，不再新建一些中小学，那么，到1990年，北京市60%的中小学就得开二部制了！四个现代化，教育是关键。如果基础教育办不好，实在是误人子弟呀！”

少给我来这一套，“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古人尚且明此事理，难道我不懂吗？难道我是冷血动物？喊！可是，除了苗圃、菜园，北京市可供规划的市区不过400多平方公里，四个城区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6万人，简直比兵营还挤！巧媳妇没米做不成饭，让这个规划处长有什么辙！

“新盖不成，扩建一些总是可以的吧！”

怎么扩建？哪所学校也没有建在一马平川的开阔地上，周围紧紧挨挨的全是房子。没法子，只好占操场。几次大规模的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和研究部门的反映表明：我国学生体质令人担忧，大多数形态、指标落后于先进国家，大城市尤为突出。体质怎么能不下降呢？操场上都盖了楼，总不能让学生在教室里翻斤斗，踢足球吧！操场占完了，怎么办？人是万物之灵，办法总有的是，向空阔要课桌！可是，城市建设还有一个整体布局和保护文物古迹的问题哩。这不，崇文区三所小学要加高一层校舍，规划局不敢拍板，矛盾上交，市里的头头脑脑们颇费了一番踌躇，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为什